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三冊

吏部

卷六

卷七

卷八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六卷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浙江道御史夏之臣一本爲時事多虞計吏宜慎敬陳考察末議以備

採擇以裨大典事臣竊謂斥陟不明去留無當雖無事之時不能以治天下今戎夷未息寇盜生心百姓嗷嗷瘡痍未復議留一人也將斬於造百姓之福議去一人也將斬祛百姓之害明試以三考斥陟制雖久遠而關係此時殊倍往昔頃該臺臣建議部院覆

請亦既詳且備矣顧臣內外吏也向以入計頗有見聞謬以一得條爲八事惟

皇上少垂聽焉如果臣言不至大謬

勅下院部覆議上

請賜之施行其於計典亦有小補矣臣冒瀆

宸嚴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一辨才品之真似

語曰砒砒瀾玉魚目瀾珠則辨論官才譚何容易軟熟者託之乎長厚剛愎者託之乎風力亢志而凌物者疑於方正悉心而酬應者疑於圓通繭絲肥潤而外示怯圖者以布被飾詐局面貌揮霍而中茹冰蘖者以文犀蒙訊闕茸者以悶悶目之爲守株而得全其擁腫秦曲之用卓犖者以皎皎疑之爲竊鉄而不免於機械網罟之馳彼涇渭同彼薰蕕共器有識者傷抱璞之臣少撿珠之誚多矣而况清不勝濁方不敵圓故臣爲邪正真似之間辨之宜早務使真正才品得效一割之用則今日救時之急務矣伏候

聖裁

一論地方之豐歉

夫稽郡縣之煩簡以定難易是矣而一豐一歉奚啻煩簡此當大祲之後少有未妥即被顯斥則日夜拮据寢處不遑者蓋十人而九焉以錢糧逋欠則追呼不可矣而必不得已仰給之又毫不可缺則處錢糧難以賑濟則帑金勸借一郡一邑不有限乎而待哺則無限以有限濟無

限求人人之無後言不能也則處賑濟難以盜寇竊發則萬不可緩矣而拮据者日積月累祇見其多是寬與嚴兩無當也則處盜寇難夫救荒之難益以萬狀而其大端則此三者勞心焦思之可掬辛苦艱難之倍常其視豐稔之處何啻十伯而安可概視之故臣謂論地之豐歉而官評不因以稍異則勞逸同途苦樂一致是合煩簡而一之也豈所以示平哉伏候

聖裁

一計彈章之多寡

方天下稱中才者居多曲成之即可使留深求之亦可使去一掛彈章終身為垢則各處被劾之數凡在三年之內者安可不計其多寡以爲去留哉蓋省直撫按衙門年終有劾不時糾正有劾少者三五人多者十數人該近河南災甚撫巡寺院前後疏論者一年內外不下三十人矣中州即郡邑相屬不肖者即輻輳者真中漏網者或亦不多也倘如考察屆期其備考察之疏與部院處分之數仍照舊額取盈則官中州不亦難乎今議各省直於報部院考察冊內明註三年之內經某衙門各論劾若干已經作何處分該部院通查各處論劾多寡定爲差等就中酌處總之以賢否爲主而以被論之數參爲則裒益之權亦蕩平之一道也伏候

聖裁

一舉荒政之卓異

臣聞救荒無策有備乃奇彼無益荒政而又害之者次焉不遺餘力矣間有真能爲民真能備荒如社倉之建毫不擾民積穀之數歲以萬計者而又不爲超遷不爲破格以待也則誰知有循良之赤幟哉矧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七年之病已深三年之艾宜早不及是時而廉得其卓異者一宴賞而惕勵之臣恐鼓舞無機儲蓄無素掘臨渴之井炊無米之饗雖日誅一付托不效之吏而月遣一賑濟之使臣不知其於民饑有全濟否也旣上次卓異以清苦爲名今次卓異以備荒爲民潔已惠民固無嫌於並舉矣伏候

聖裁

一禁飛語之巧

揭帖私投求逞報復部院申明有嚴禁矣然其所以報復而中傷之者不獨以其揭也几席之下有戈矛談笑之中有陷穽隱約其詞以啟人疑吞吐其吻以餽人意或托無心而故發其隱或引他事而微露其機積毀銷骨含沙射影雖其所攻發者未必皆出仇口一有小嫌而遂亡

雅道者固多也臣故願當事者力持私揭之禁凡可中之人詭秘有甚於私揭者一切謝絕則奸之囹讒之媒無繇遂矣伏候

聖裁

一防偏聽之生聞

撫按考語之外猶咨假訪以濟其偏建議者誠慮之矣然臣切謂聽不可偏者非獨借聽於匪人爲未可也而世所稱正人亦有不可偏徇者蓋其獨聞獨見不諧於俗不通於方不惟人之有却於彼而彼亦有却乎人則其言安有盡憑也况耳目有限即正人亦必有假於人者當事者能信正人之所行者正事所言者正言也而能信正人之假于人者皆正事正言乎臣不敢信也無一人信之衆人群起而和之訛以傳訛日甚一日其究也至於不可隄防不可撲滅彼信耳者以爲公論在是可甘心於是人矣抑豈知懷山之勢固此涓涓之流燎原之勢固此熒熒之火哉臣故謂偏聽生聞所當防於未然也伏候

聖裁

一懲猜忌之橫訊

夫考察以撫按賢否爲主而以諮訪佐之有所不平撫按連坐是撫按雖假耳目於人而責成既久委托必當果有穢德彰聞人所共棄註以下考者反之本心祇可自咎往年過堂坐棚之際有等無賴之徒不思自反專欲尤人信口扶持肆無忌憚指某某則曰此害我也指某某則曰此黨彼者也彼其以功名之心騰猜忌之口搖唇攘臂引類呼朋罔有不至彼自愛者欲藏垢合汚乎則恐涇渭之莫分欲挈長而較短乎則恐玉石之俱敗有引避不假公論已耳彼日暮途窮鐘鳴漏盡甘心爲此者固不知喻理義之大閑爲士君子之差稱矣而自愛者則亦何辜哉脫有此輩照舊無賴者臣願當事者盡法重處毋令魍魎之徒橫行於白晝也伏候

聖裁

一緝暮夜之夤緣

夫饋遺之禁嚴矣雖至愚者或不輕以其所大利而犯其所大諱矣唯是夤緣之輩巧於彌縫何殊暮夜哉或因里閭而通其慇懃或緣知厚而偵其消息或懼其不免也而投閑抵隙以求通或倚其可托也而神出鬼沒以求濟甚者變易服色屏去僕從乞憐之狀不異墻間詭秘之形同於穿窬往往先騰口語而卒然無事初無異議而突然有說則謂非此徑竇之通不可也

即此一事褫職有餘更復論其他哉四知可畏三尺難容清明之世何得有此臣願入計之吏
寧缺官品毋寧失人品其不然者容臣等緝事衙門併力訪拿但有顯迹者參問不貸亦庶乎
清士風之一端也伏候

聖裁

職按大計雖冢卿御史大夫爲政然考功郎吏科都給事河南道御史尤以得人爲要若有一
匪人參其間必罔上行私爲全局之累如萬曆二十九年外計時遂昌知縣湯顯祖去縣已三
年不在考察冊中而置之不謹萬曆三十二三年松江府知府許維新於拾遺疏中別開自裁
一款云雖守未甚壞而心術欠端夫國家三載計吏但論其官箴顯迹共見共聞者何知心術
若心術不端必見之行事未有可以臆決者也旣曰守未甚壞亦當待其壞而後黜之若守未
壞而先黜則功未著而先陞亦可乎此白日禁夜之說何以服人心也

萬曆四十五年二月十九日

貴州巡按楊鶴一本爲邊方生亂有因邊地需人最急伏乞

聖明申飭用人之法大破常調以揀窮邊事臣竊惟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未有受其必窮之勢而猶膠柱鼓瑟無變計者邊方用人之法是也何者邊方非無事之地民窮財盡皮骨空存其地方之苦嘗十倍於腹裏而蠻夷猾夏奸宄萌生其事體之難亦十倍於腹裏今不問其地之難易而一概屑越之用人者曰此邊方缺也非所以處賢者先有分別之心用於人者亦曰此邊方缺也乃所以處不肖因有厭薄之心於是西南半壁人皆以爲逐臣棄婦人所唾棄之鄉而裹足不肯來矣滇黔一也滇比黔爲遠人猶有顧滇不顧黔者滇肥黔瘠故也則黔乃獨處其不幸耳臣愚以爲爲黔計者惟用人一法矯其輕而與之以重可以塞庸人自便之路而作豪傑任事之心庶於地方有濟臣請先述地方生亂之因而後言及用人之法可乎黔中多盜矣然所以致此極者非無故也八番之地犬牙相錯夷漢相參四方亡命實煩有徒如涇渭清濁都不辨此致盜之源也一切糧差驛站供億之煩皆出於衛軍衛所之官十羊九牧日削月割以致於盡而不顧其後烏窮則啄獸窮則攫其勢不得不化而爲盜此召盜之囿也頃職慮囚歷稽訟牒其間苗仲出刦未有一事無從人引脚者甚至勢豪有力之家廣置私莊窩藏大盜此逋盜之藪也當此用兵之際乘機射利處處通夷人人養寇繇此言之雖挽銀河之水洗盡黔中終不能令甲兵長不

用也然則何術而可職愚以爲欲化夷先從漢始欲化漢從選用良吏始有趙廣漢師範之智則賊不能欺有李膺破柱之威則賊不敢匿有龔遂之單車至府勸民農桑則賊不敢不帶牛佩犢有張綱之親詣壘門譬曉禍福則賊不敢不率衆歸降若是者其才亦未始數數然也然而

上重邊方則邊方重矣

上重邊方之吏則邊方之吏又重矣其一重郡守彈壓之權弘治中都勻叛亂

朝廷命大將討平之

廷臣舉林文獻爲守郡

上親勅諭

賜以璽書許以便宜從事苗寇竊發即便剿捕土流官吏軍民人等違法生事許令具實奏

聞

祖宗朝留意邊方郡守之權其重如此夫郡守者古之所謂二千石也強宗豪右無所不得問虎符

竹符無所不得發今黔中衛所武弁養成桀驁之習其於郡縣有司若皆以爲碍眼之物憂憂乎

不相入即一郡守令之不行禁之不止此何法也邊郡無事惟循行勞來延問民間疾苦足跡遍

於蠻鄉使得深山窮谷望見漢官威儀其苗長出見皆以牛酒犒之啟夷人向化之情斷漢人勾引之路交趾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是或一道也其漢人引惹起釁與大姓主名通夷者廉問得實白職等借尙方之劍誅之如是者非強明精幹之吏有長駕遠馭之才莫可任也行之數年果有有效果能用夏變夷外寧內靜請徑陞卿寺職會與應天撫臣徐民式共事其先起家安慶守徑轉南光祿少卿者也必如是而後郡守彈壓之權始重其一重州縣有司之選黔中荒惡枳棘非鸞鳳所棲固矣然邊方赤子固

朝廷之赤子也設官分職亦

朝廷之官職也何獨爲人擇地不爲地擇官自庚戌以來凡三見題留考選黔中似無一焉邊方有司何不祥如是職請自今稍破常調甲科之新起家者不敢望已其才而遭蹶浮躁降調者可用也虞詡爲朝歌長親舊皆弔詡獨笑謂此吾立功之秋彼以才故詿誤盤根錯節職請試之然而萬里投荒不有重賞過其所望恐亦招之不來三歲考績果有過人之才異等之效職議

請破格行取擢用以爲事不避難勞苦功高者之勸此亦非事之必不可行者也必如是而後州縣有司之選始重其一重司道方面之任司道方面彼皆表率一方控制千里刑名錢穀甲兵盜賊

之寄無如邊方最重出入蠻烟瘴雨之鄉無如邊方最苦職爲縣令待罪長安安見延寧甘固諸鎮皆絕塞窮邊逼鄰虜穴墮指裂膚寒苦不可言然而邊道皆樂爲之者何也吏部以才望推擇彼亦以才望自持不數年加銜晉秩不數年建牙開府故雖處之窮髮不毛之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耳此無窮故重邊道者重九邊也黔中即不得比乎西北邊何至其重若彼其輕若此然則必九邊告急烽火徹於甘泉然後

主上旰食夜郎天末爲封豕長蛇薦食獨不厪

聖明南顧之憂耶使盡

簡才望之臣與之以不次之擢無令需次如積薪無令陞遷如轉石人人昂首伸眉矣必如是而後司道方面之任始重職所謂塞庸人自便之路作豪傑任事之心者此也自職入境以來見黔中百孔千瘡不可救藥反覆思維皆起于黔事難爲而又無人共理以故事事因循人人蒙蔽養癰貽患遂至於此臣查彼省田土從來無丈量頃畝自萬曆十年奉

旨清丈始有定額是前此俱無定額也

國家任土作

貢二百餘年此方之人如在長夜即此二事推之其他利病何可勝言蓋緣草昧之初姑與潤略直以夷方蓄之耳今日如支壞厦如理亂繩事事直費支撐事事俱要條分縷析然後可端委而治也地方釀成今日之亂一言以蔽之曰無人今日收拾於大敗極壞之後一言以蔽之曰用人職故曰邊方生亂有因邊地需人最急也職偶閱黔中志乘播曾之後先臣李化龍有言曰以簞瓢陋巷之人爲斬將搃旗之事可爲竊嘆黔中無處非夷人今人動言大創不知

內帑之金錢不繼川湖之額餉不來黔一窶人子耳縱有韓白其何能爲職謂目前之計急在治標太創是也長久之計急在治本用人是也請兵請餉尙費

廟堂處置用人之法不過吏部一轉移間耳此臣所以惓惓於破常調也臣查該省缺官州有八缺其七皆無人履任前都勻守已報缺矣近日鎮遠守已遷轉矣此皆苗寇出沒之地四面皆夷不可一日缺官者也不知吏部銓補何人至於按察使懸缺經年吏部以房楠朱思明推補復經催

請未蒙

點用查得房楠雅負壯猷若秉憲黔中必足振揚風紀伏乞

速賜

點補仍祈

勅下吏部邊方用人與中土一體

簡任念黔中多事之秋破格借材以救窮邊之急庶地方彈壓有人外寇亦自屏息矣

職按黔蜀土目皆禹貢所謂荒服漢事所謂羈縻勿絕者不侵不叛足矣非可以官府之法一
一而繩之也自貪令吏其土以爲夷目語言不能自達於臺察即總於貨寶無柰我何誅求不
止少不應則彈治如律更不服卽以反逆請討而撫臣往往欲借爲立功之途於是乎用兵用
兵而不利如騎虎不得下於是羽書告急

朝有大創之命而所費內府金錢無算海內虛耗如播之役矣此疏果行安得黔事決裂如今日哉
故曰不治已病治未病也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貴州巡按沈珣一本爲徵臣奉

命按黔特陳用人急務以蘇窮徼事竊念黔非無事之國也其地層崗迭嶂土瘠民貧華實之毛不

登天府糗糧不給盡仰鄰封且衛所居民與夷落犬牙相錯干戈搶攘之後重以饑荒癘疫之餘人烟曠絕陰燐載道計處之難十倍他省唯是用人一節敢冒昧以陳曰嚴規避之罪夫人臣事君東西南北惟

上所命何故一補黔缺卒攢眉疾首而畏有裹足而不來有欲來而徐待甚至異途雜職知法有違限半年以上降級調用之例遂故意延挨妄希他日朦朧起補別調善地此又規避中之愈出奇者夫黔官之設本不及他省之半而又在在缺官事事代攝當此疲隆殘疾之鄉譬如奄奄久病之人飲食起居動欲須人而親戚左右往往掉臂去之何望聊生又譬之駕漏舟于黑風駭浪之中而三老長年落落無幾其能免于覆敗者鮮矣職嘗謂

朝廷論官必以貪酷爲首罪若擬官評于黔中即當規避于貪酷今夫滇黔一也而滇爲更遠乃滇腴則人爭慕黔瘠則人競嫌此何心哉言之齒穢故今後黔省之官仍有迂延觀望踰限不至者容職以白簡從之參處不貸而當事者尤宜加意振刷毋得姑息輕容凡各陞任官已經領憑又告改限勿與准理其故意違限而朦文起送者當該官吏一體參懲庶法守畫一而規避不生此

職所請于

皇上者一也曰重方面之任每見西北方邊道缺而金戈鉄馬之場人欣然樂補者何也爲異擢使也至黔則不然一行擢黔而預知

上之人且先有厭薄棄置之心矣旁觀者遂相顧揶揄曰此以何罪致者耶親友鬻感而相笑曰誰實陷之而有此比政成事立而持議者猶爲之揣摩曰彼當日何以有黔擢直搜其罪狀而後已那知今春

大計黔中方面官若布政黃文炳副使何士琦聞其素有功於黔而俱不免于察處則爲黔官者亦太苦矣以是人之官于黔者其自視實在半沉半浮之間雖勉而就職輒橫一朝不保暮之念又誰能奮發其精神展布其志慮爲黔任事者哉竊謂自今以後黔中方面如邊道例務擇才幹者破格調用其有成績者亦如邊道例不次顯擢萬無摧抑之理如是而有不人人昂首舒眉共熙安攘之績者鮮矣此職所請于

皇上者二也曰通科甲之選例斯甲科此何解也如黔可臥治無事長才則黔事之難盡人而知之矣若以譽髦佳士惜其萬里遠涉何不量用川湖滇廣之人彼舉足而是亦言遠乎即今無遼左近例量選一二何損甲科之體且邇年以來會榜科開例增五十人此五十人者在往時固敵裘

蕭瑟下第言歸者也當其蕭然下第之時試執而詰之曰吾與若試令官遠夜郎而有不踴躍趨應者乎則揆之人情原非大拂至于太守師帥鉅任向年猶有以甲科充者今亦寥寥尤所不解夫職非謂科貢中無特達奇偉之士也惟是當事者將甲科一選例絕于黔不惟有意薄黔中又若有心困科貢此職所請于

皇上者三也夫黔爲滇南門戶爲楚蜀唇齒無黔則無滇而楚蜀俱不能安况當多事之秋尤蠻獠生心之日而當事視爲故常不加之意職竊痛之職出

都門時每與士大夫計及黔事憂黔兵之弱則曰

請賑第今

國家多事海內搜括無餘何暇及黔甚者併欲括黔之膏何暇惜黔之苦職恐空費唇舌徒資充耳獨得名賢相與其事庶幾補綴彌縫或可少控遐方之困於萬一是在

廟堂一轉移間耳查得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內吏部

題爲申明職掌一疏其中大意與職今疏相符已蒙

聖明申飭